

姓名： 王志仁
就讀學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二年級
聯絡電話：0938158917.07~6612300.07~8114896
地址：高雄縣鳳山市三誠路 108 號 7 樓
e-mail：wcj1967@yahoo.com.tw

論文摘要：

本篇小論以討論平埔族西拉雅語言消失與大傑顛社族群關係為討論主軸。希望藉由文獻資料、實地訪談，找出西拉雅群生活空間與鄰近地區族群關係，為何西拉雅文化的群體會消失在漢人社會，是否可以透過田調找尋他們的足跡，在漢人強大文化背後他們還留下多少文化遺跡。從大傑顛社群相關的古文書，在比對當地拓墾情形，勾勒出遷徙的時間與可能路線，以及漢人移墾對大傑顛社群文化的衝擊與關係，試圖對該社群做個初步瞭解。

文獻是瞭解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同化的痕跡，文獻除了官方的文獻外，如方志、鎮志、縣志也是考據的重點。而族譜也是一種重要資料來源，可以瞭解北客、六堆及閩南對當地影響。

另外，訪談西拉雅耆老從他們所知語言、風俗及習慣，瞭解西拉雅及大傑顛社關係，在這狹小河谷台地，這兩支民族與北客、六堆及閩南民族融合產生何種影響，為何大傑顛社會消失在歷史舞台，他們是真的消失，還是（後代）不知？

平埔族群消失和體型、文化、語言的關係有著密切關係，透過族群彼此學習與通婚，讓一個族群文化弱勢會被另一個文化強勢所同化，而同化的過程往往藉由政治力達到族群同化融合的效果。

關鍵詞：大傑顛社、西拉雅、族群關係、體型、遷徙、融合、風俗

消失的平埔

—以西拉雅、大傑顛社為例

王志仁

十八世紀中葉之後正值清朝的乾隆時期（1736-1795），臺灣的拓墾開始變得非常劇烈。不但漢番之間衝突增加，漢人社會也是民變不斷，最有名的就是林爽文之變，對當時整個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臺灣的理番同知（當時管理原住民的機構）就在一七六六年設立的。在林爽文之亂以後，即一七八六年，清朝就設立了「番屯」的制度，以期利用臺灣的原住民控制漢人移民的動亂。並利用平埔族人守隘口，達到以番治番的目的。

四百年前，早在漢人來到臺灣拓墾、定居之前，臺灣西海岸的平原地帶，從宜蘭、基隆到恆春，已經有許多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部落認同的人群居住。臺灣，在漫長的中國歷史文獻中一直備受忽略，當這個名詞出現在歷史的時候，就與平埔族群有著密切的關係。

然而平埔族人不論是大傑顛社或是鳳山八社等群體，平埔文化的群體會消失在漢人社會，是否可以透過田調、體型、膚色、語言及生活習慣找尋他們的足跡，在漢人強大文化背後他們還留下多少文化遺跡。從大傑顛社群、西拉雅社群相關的古文書、語言，在比對當地拓墾情形，勾勒出遷徙的時間與可能路線，以及漢人移墾對大傑顛社群文化的衝擊與關係，試圖能對該社群做個初步瞭解。

一、前言

清治時期，現今旗山地區（包括內門）稱為羅漢內、外門，其中內門為指現今高雄縣內門鄉，而外門則指現今旗山鎮。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治時期曾在沿台灣山脈西麓緩坡丘陵或沖積扇以西畫一條「番界線」，現今美濃、甲仙、杉林、六龜、三民、桃源以及茂林等鄉，皆位於番界線內，屬於「番地」。

高雄地區「在地」的平埔族，除了分佈於高雄平原南部到屏東平原的馬卡道系（塔樓系）的平埔族外，還有就是生活在內門鄉、旗山鎮的大傑顛社。清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的臺灣縣志記載者，『大傑顛番社』番丁（男人）有一百二十丁，甚至經過了四十六

年，到了清嘉慶十二年（1807）的時候，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大傑巔番社人口一直沒有增減。在滿清統治臺灣時期，臺灣的戶口非常混亂，尤其原住民（在此指平埔族）。當時戶口是根據保、甲長向官方申報，原住民（平埔族）的戶口則由「通事」、「董事」申報。因為平埔族人自古生活自在，不懂蓄財，自從外來政權進入後，要向外來政權繳稅，更是惡夢的開始。沒存款當然無法繳稅，從荷蘭人進來之後開始，經明鄭至滿清止，官方就將「平埔族社」當商品來公開拍賣，也就是所謂的「贖社」。

商人出價標得「平埔族社」，必須負責代繳該社應向政府繳的稅金；這個「社」的貿易活動、土地墾殖、土官任用，標得商人擁有與該社人民協調獲利之優先掌控權，商人等於「二房東」。因此官商勾結將戶口、墾殖土地面積向中央低報，當時是常態，所以實際人口最少絕對超過。

乾隆 32 年 1767，【奏報查過府廳縣各倉庫銀穀與番社情形摺】提到旗山地區平埔族人活動情形：

巡視臺灣給事中臣覺羅明善臣朱丕烈跪奏為奏聞事，竊臣等前於十月中，往臺灣府北巡視一廳二縣地方，併查過倉庫營伍業經恭摺具奏在案，茲於十二月初一日由府城起程巡視府南一帶地方，自二層溪抵鳳山縣治，皆係迤南近海之地，由縣屬阿猴社、搭樓社以達『羅漢門』，回至府城。皆係迤東近山之地，臣等順道閱看南路參將營及下淡水都司營弁兵操演，陣式、弓箭、鎗炮、藤牌等技俱熟習可觀，一切軍裝器械鮮明整齊，其都司營之排鎗手尤覺出色，沿海沿山處所各有弁兵分守汛防。查閱所經並無弛懈，鳳山縣庫貯正集款項銀四千二百一十一兩有零倉穀，現存九萬八千四十六石有零。臣等親詣查驗，皆係實貯與冊報數目相符，至鳳山縣屬熟番阿猴等八社，臺灣縣屬『大傑巔』等三社，其番眾務農力作，謹愿守法早與民人無二，經過社地各該通事土目率眾出接臣等，宣揚皇仁，賞以布疋食物，莫不感悅，此外山豬毛傀儡山、瑯喬、卑南覓等社歸化生番，皆山居不入內地，現在各山隘口築有瞭樓，撥定丁夫巡邏防範，並無滋事。再鳳山地氣甚煖，此際季冬時候，近東山田現已栽種禾秧，一望青蔥不殊，春仲其米穀糧價俱屬平減，民番安樂，地方寧謐。臣等於十二月初七日，回駐府城巡察諸事，將次辦竣，擬於開春風順之候，渡海回閩，所有臣等抵臺後查過府廳縣各倉庫銀穀印冊併辦理，一切文卷應於回省之日移送督撫衙門存貯備查，合繕摺奏聞伏祈皇上睿鑒為此謹奏（皇批：知道了）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可知當時平埔族人（大傑巔社）在旗山地區相當活絡，可說整個旗山、內門、杉林及美濃都是他們活動區域，並與鳳山八社及高山族密切（衝突）往來。

二、平埔與移民概述

目前旗山鎮的領域，地形狹長，南北長約三十公里，東西最寬約十公里。里港往甲

仙看，地位於屏東平原最北端山角，大部分平原地區為山下丘陵地。由空中鳥瞰三面群山環抱，南臺灣母河「楠梓仙溪」有如掛在大地上的玉帶，由玉山婉延下來，至此趨近平緩流過。山的土壤以帶石塊的壤土為主，平原則屬黏質壤土，河川兩岸屬砂質土壤。早期未開發前的旗山，可以說是山、河封鎖，加上亞熱帶植物雨林生長茂盛，外人不易進入地區；但是它，可是臺灣原住民（含平埔族）生活的天堂。

歷史上可看到的文字記載，旗山最早的人類活動就是平埔族「大傑顛人」：

清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的臺灣縣志記載者，『大傑顛番社』番丁（男人）有一百二十丁，甚至經過了四十六年，到了清嘉慶十二年（1807）的時候，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大傑顛番社人口一直沒有增減。在滿清統治臺灣時期，臺灣的戶口非常混亂，尤其原住民（在此指平埔族）。

清乾隆二十年（1755）時，羅漢門里的內埔、中埔、觀音亭、腳帛寮、蕃薯寮庄等五庄，為大傑顛社、新港社及漢移民混合居住地，其他「內門之頭、二、三重埔及龍潭口、金交椅、內門新興莊之北，與頭重埔接壤等地方」，「外門大崎腳莊之北、六張犁山頂、蕃薯莊之附近淡水溪，鳳邑之旗尾山下」，仍被官方列為「禁地」，禁止漢人、平埔族人進入，因為這些地方還尚屬未投降生番（現在的原住民）活動範圍，也是清朝官方力量所不及的地方。

清乾隆廿一年（1756年）的時候，巡臺御史李友棠奉旨到臺灣視察，南部是由鳳山縣衙門出發，到阿里港（里港）、搭樓（里港），然後武洛（里港）、阿猴（屏東）等番社，再到山地門、隘寮，循傀儡山（大武山）而北（高樹鄉）至臺灣縣屬之大傑顛羅漢門（旗山、內門）等處。這條北高屏沿山路線，就是當時防番路線，負責這條隔開「投降」、「不投降」族群的「防火巷」工作任務，就是投降而且被同化的「平埔族人」。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當時的旗山，記載由內門崎到『大傑顛社』十二里（四公里，大傑顛社約在現在的旗山市中心一堡），而且當時，『施里莊』¹、『北勢莊』²還是『大傑顛社』的社地。記載者，之前曾經有漢人代向官方納社餉（贖社），並招來佃農開墾耕種；臺灣熟番可以接受，但山上的生番不喜歡，於是經常乘隙下山殺漢人。承租的富商、被召來開墾的佃農畏懼，隨著跑掉了，開墾過的土地也就任由荒廢，而雜草、樹木又長出來了。因此可以看出，旗山於康熙末年或乾隆一年，蔡、鄭氏入墾旗山始有漢人進入墾耕乙事，是沒有成功的，因為被現在的原住民打跑了。所以說，旗山漢人真正進入墾殖定居，應該是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後的事，清乾隆二十五年時，旗山還是平埔族居多的社會。

大傑顛社群首次出現在歷史文獻上，應推康熙二十三年（1684）蔣毓英所修纂的『臺灣府志』。該書「坊里」條（社）就曾記載：「大傑顛社離府治八十里」，並將該社列為諸羅縣管轄，而康熙五十五年（1716）修纂的『諸羅縣志』，在「封域志」「山川」條，更描述大傑顛社的地理位置為：「羅漢內外門山（內有大傑顛社）」。

¹ 現今旗山鎮市區附近。

² 現今旗山鎮溪洲地區附近

大傑顛社附近的形勢爲，「相近者爲木岡、武洛、大澤機，遠之爲內幽諸社，生番環聚」，顯示該社社群西與木岡社（台南玉井的大武壠諸社群）比鄰，東則與武洛、大澤機等社（下淡水溪東岸的「鳳山八社群」）隔河相望，而東北更遠則是「內幽諸社，生番環聚」。「羅漢內外門山皆爲大傑顛社」，而其主社則位於旗山鎮三協里與上洲里交界的「武鹿坑」。

朱一貴事件後，移往龍崎、關廟的新港社，因漢人侵耕該地區而被迫移入二層行溪西岸的羅漢內門地區，對南部的大傑顛社群造成極大的壓力，迫使他們退出羅漢內門，進入羅漢外門地區。

除了歷經朱一貴事件後，移往龍崎、關廟的新港社外，閩客移民的拓墾也佔了重要因素。如北客及來自六堆的四縣客的移墾，在圓潭地區可看到蛛絲馬跡。圓潭平原東半部的桂柔腳的口隘、中隘³、尾庄，爲平埔族大傑顛社開墾建立的村落，又光復以後口隘設立有軍營⁴，變遷較大，因此漢人的家庭組織不發達。大林、公館一帶，因光復後土地改革的措施，溝坪、木柵等地山區居民逐漸遷入，部分爲新港社平埔族後裔、大林⁵以閩、客籍爲主。圓潭子約爲三成五至四成間，有清代開墾的客家村(桂油腳、埔羌林)，也有中北部的客家人(埤仔底等)。旗尾約有一成二，主要分布於崙仔頂一帶。旗山約有百分之五上下，應爲福佬化的客家人或日據時代遷入的。清代旗山鎮一帶，閩南人與客家人時有緊張關係，旗山鎮的客家人應該主要分佈在客家人墾拓的客家村。日據時代以來，族群的對立關係逐漸消失，因旗山街的人口遷入的吸引力，客家人與閩南人一樣，逐漸搬牽至旗山鎮，因此顯示在手巾寮、圓潭子、旗山、旗尾等地廣東系人口的消長上，無形中間接影響該地區拓墾。

土著業主和漢佃的租佃關係，具有複雜的歷史背景。在清朝統一台灣初期，即有相當多的漢人占墾土著的草埔鹿場。稍後，由於漢人大量濫墾，引發若干部落的武裝抗爭，造成地方動亂事件。清廷基於安定重於開發的原則，數度下令禁止漢人侵墾或購買土著

³ 現今旗山鎮中正里。

⁴ 現今爲陸軍八軍團所在。

⁵ 也有部分西拉雅族、哆囉國族及大傑顛族，不過已漢化。可由信仰上瞭解，多爲濟公、菩薩及媽祖爲居多信仰，公廨多改爲土地公信仰。

地塊。然而，土著部落和業主卻因本身的困難而無法拒絕漢人的佃墾。一方面，土著部落的地界相當遼闊，很難防止漢人的侵墾。另一方面，依照清朝對待土著的政策，歸化部落每年需按成年人口數額，繳納一定的人頭稅餉（最先以鹿皮張數計算，稍後則准予折納銀兩），並向地方衙門提供各種勞役；遇到地方發生反亂事件，他們亦需接受官方徵召，率領族壯助軍平亂。

康熙末年，高雄縣人口壓力也日趨嚴重，於是部分漳州人則由嶺口庄北上，拓墾番薯藔地區，分別建立北勢庄及施里庄，為漢人開發旗山地區的第二波移民潮。因此一個地方的開發，則視該地區與鄰近人口壓力大的地區地理位置比鄰的程度而定，並時常會催促其鄰近地區聚落的形成；又該地區過度開發之後，將會造成該地區的人口壓力，則必須移往鄰近地區，始得予紓解，進而帶動鄰近地區的開發。

清廷基於平埔族部落既和漢人業戶一般繳納稅賦，亦具有平衡地方勢力的作用，為此不願見到土著地權流失，造成生活的困難。經過中央與地方官員的討論之後，清廷擬訂一套保護土著地權的辦法。一方面，訓令地方官員劃分土著和漢人聚落的界線，並禁止漢人越界占墾濫耕或買賣土著田塊。另一方面，為防止漢人私下向土著業主買賣田塊，官方亦規定任何土漢之間的租佃契約，必需由部落領袖（土目或通事）簽字認可，方屬有效。然而，這些保護土著地權的措施，並無法有效制止土著業主與漢佃的買賣及典當地權。許多漢人仍然以佃農的名義，繼續管理、買賣土著的田園。許多土著業主遇到乏錢使用的場合，也經常將田園的收租權利長期出典給漢人銀主，造成空有田產而無租粟可收的局面。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大量土著地權經由典當、買賣過程，早已外流到漢佃銀主手裡，導致土著生活的普遍貧困化。

在描述旗山、圓潭地區開發與大傑巔社關係可參閱《福建通誌臺灣府》關隘：臺灣縣，六張犁隘在羅漢門外，四面環山，為鳳、嘉交界，逼近內優生番，最扼要地。乾隆三十一年，知縣趙愛議詳：向來羅漢內門牛稠崙、更寮崙及外門土地祠崎頂並六張犁山腳，共設望樓四處，今於牛稠崙、更寮崙適中之石門坑添建火磚望樓一座，又將『六張犁』、『土地祠』原築望樓二座改築火磚，仍派『大傑巔社』番丁帶眷種地，駐守巡防。

三、文化的認同

在旗山、圓潭地區的地方公廟當中，以濟公禪寺居多，其中頗具規模的有兩座；王爺廟有 2 座；媽祖廟 2 座。但是因王爺的種類與姓氏不一，以單一神靈而論，以濟公為主神的廟宇可說最多，其次媽祖廟。濟公禪寺可說是旗山、圓潭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公廟。以探討圓潭地區信仰的實況及其與地方社區的關係，可由高雄縣媽祖廟的祭祀範圍之地域層次來分析媽祖廟的類型，也將由媽祖之香火緣起的類型分析，與媽祖之祭祀活動，來說明旗山、圓潭地區媽祖信仰及濟公的特色。可以說以這兩大信仰為中心，並散佈在旗山鎮中心向外擴散，而且家庭式祭拜不計其數。由此可見，旗山地區文化認同以閩南文化為首要，而語言、生活習慣以閩南語為主。

另外，在旗甲路往月眉、杉林路上可以發現許多土地公廟，與美濃、六堆的土地公廟設置地點有所不同，祂設置於馬路兩旁，我懷疑是平埔族公廨演化而來，詢問在地人士也不知所云。因此，旗山、圓潭地區廟宇祭祀大多分佈在半山腰，但在中正區⁶（雞油樹下）的六堆客家人的聚落，維持庄前有土地公神祇。

西拉雅族，為新港（新市）、麻豆、蕭龍（佳里）、目加溜灣（善化）等四社，馬卡道亞族分佈在下淡水溪（現高屏溪）沿岸，一般稱之為「鳳山八社」，有祈雨、跳戲特殊習俗。西拉雅族與其他平埔族較為不同的就是他的信仰，西拉雅族信奉「阿立祖」，民間俗稱：「太祖」，視「阿立祖」為守護神。「阿立祖」以下有「老君（男性）」、「太祖（女性）」，「老君」掌天兵七十二營，「太祖」管兵馬三十六營。古代「阿立祖」、「老君」、「太祖」並沒有神廟及偶像，他們在「平埔族」人心中是無所不在的守護神，只有逢年過節才以隆重儀式向天迎祭。漢人進入臺灣後，仿漢人建「公廨」祭祀或自宅內祭祀，至於祭祀「壺甕」，在平埔族認為「壺甕」可讓良善遊魂居住，因此設「壺甕」神座，「壺甕」中裝清水，上插澤蘭、菅芒葉。

⁶ 以前為中隘口。

旗山舊稱：「施里庄」，「施里」平埔族語：「祭地」，就是羅漢內、外門「大傑巔社」散居各聚落先民集合祭祀之地。旗山地區的「西拉雅族」與「大傑巔社族群」經過了二百多年，除了內門鄉境內仍可由一些神廟殘跡可以去印證老住民足跡外，旗山地區因生活環境優於附近鄉鎮，地形完整，投資開墾回收快，因此府城「大墾戶」、「墾首」比較喜愛，早期「大傑巔社族群」把此地做為「祭祀地」，沒有遊牧、墾殖，「大墾戶」、「墾首」不知如何向官方取得墾殖權，因此旗山很早就變成漢人天下，沒有「平埔族」遺跡可尋，充其量勉強以保留臺灣特有神祇（地基主）來解釋旗山地區曾是「大傑巔社族群」居地。

現今旗山地區，很難看到原大傑巔社公廨。大多以公王、濟公及媽祖為信仰的神祇居多，若要尋找原大傑巔社公廨或西拉雅公廨遺址必須要往溝坪、木柵等地區靠進台南烏山山脈附近詢問可找到。大多拆除或改祀漢人土地公。僅存幾間祭拜太祖的廟寺，其格局如漢人的土地公廟卻祭祀「阿立祖」，而古代「阿立祖」、「老君」、「太祖」並沒有神廟及偶像，他們在「平埔族」人心中是無所不在的守護神，只有逢年過節才以隆重儀式向天迎祭。因此，在圓潭、溝坪的土地公設置與漢人開墾村莊土地公有所不同，若認真去探討就會發現有些相異。

四、體態的相似與語言的消失

（一）、體態的相似

對於平埔體態研究，在日據時期日人學者以投入人力研究。如森於菟、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等都投入心血。其中台灣學者以沈乃霖醫師著名。

一九三六年，台北帝國大學設立後，開始有系統並且大規模的進行台灣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在台的日籍教授如森於菟、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等都投入心血，採集資料深入研究，親自記錄並加以分類研究，奠定平埔族研究的基礎。台南縣新營市沈乃霖醫師在森於菟教授、金關丈夫教授指導下，對於台灣地方研究上，特別針對台南縣平

埔族的研究，相當用心。

雖然台灣為日本殖民地，日人治理台灣也費了一些功夫。如醫藥、下水道及衛生工作，都不虞餘力。使台灣能在二十世紀初與世界接軌，脫離蠻荒瘴痢之氣，並在原住民研究上獲得可觀資料，為往後學者建立研究足跡。

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對台灣原住民的工作比較傾向語言學、民族學。一九三六年，台北帝國大學新設醫學部，至此台灣體質人類學才得以有系統、有計劃且大規模的進行研究。並且由日本國內著名大學聘請教授來台開設解剖學教室，在醫學部設有兩個講座；森於菟教授擔任第一講座主任，金關丈夫教授則擔任第二講座主任。森教授主要從事「臺灣各種族之皮膚色調及蒙古斑〈兒斑〉」等的研究，金關丈夫教授則以測量及觀察兩種方式進行人體測量。

因此森教授的門生以調查台灣各種族之皮膚為主，特別於膚色、毛髮、兒斑方面。金關丈夫教授有感於平埔族漢化迅速，認為如果不趕快調查整理平埔族的資料，平埔族固有的特徵會完全消失。因此他認為平埔族田野的調查工作，要儘速的展開。而森於菟教授對於金關教授的主張亦有同感。

沈乃霖醫師對平埔族的研究，主要是針對體質人類學方面，其指導教授金關丈夫博士被學界喻為台灣體質人類學的開拓者。沈乃霖博士的主要論文是研究「台南縣頭社平埔族的體質」，他以大內鄉頭社、鳴頭兩村為主，展開「生體觀察」、「生體計測」，論文中各並廣泛的比較本省內及省外之近接諸民族的「體質」、「血型」、「手掌理紋」等項目。沈乃霖對於前去大內鄉頭社、鳴頭（現名環湖村）兩村的調查研究曾用日記的方式記錄下來。

在鳴頭調查約五十名的平埔族人，據沈乃霖的回憶，鳴頭部落原住民，幾乎都忘了平埔族的古語，在當時與平埔族進行調查所交談的語言則以臺灣話及日語為主，不過平埔族人仍使用古語唱著自古以來

的傳統歌謠。

沈乃霖的論文中關於生計的調查比較對象為福建系及客家系臺灣人及羅東地區大社、烏牛欄、新港、頭社、左鎮、萬巒等地方之平埔族並將中國大陸地區中國人及日本人、朝鮮人均列表統計分析。根據沈乃霖及大家的調查發現：台灣漢族中福建系與中國大陸中部及南部之漢族無多大差別，唯客家人中卻有類似高山族的體質，就平埔族而言，體質上有類似台灣漢族也有類似高山族，然大抵較接近漢族。

光復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漸漸沈寂，主要是發現人類的體質容易受到外來因素，包括生態、文化或風俗習慣的影響。其次，因為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的變遷加上人口外移等因素，平埔族人不願意表露血統來源及身分，使得研究者較無從判斷族別，也不易蒐集調查的資料，產生文化斷層，最後失去歷史舞台，也就是平埔在文化上弱勢外，體態又與漢人移民雷同，自然產生同化消失在時間洪流裡，成了另一個會消失的族群。

上揭論述節錄《南瀛學》電子報第 41 期[學術文摘，說明平埔族群會逐漸消失的遠因。其中，體態與來台拓墾的漢人有著類似的臉孔，若再加上文化入侵與同化，很快平埔族群將成爲一個歷史名詞與文化傳說，平埔族人後代都忘了自己是誰。過著漢人的節慶、說著漢人語言、用著漢人的文字；卻有著深邃美麗的眼眸與輪廓，健壯的體魄與黝黑的膚色，讓人覺得平埔族人的樂天知命與文化消失是一種遺憾，要瞭解他們的文化、語言可能只剩下傳說了。

(二)、語言的消失

中國地大物博種族繁多，相對各族所使用的語言千百種。而中國語言學界調查，逐漸式微的民族語言包括赫哲語，目前能以此語交談的只有十多人；滿語，只有約一百人能夠聽懂，約五十位老人還可以說；塔塔爾語，使用人口不足一千人；還有仙島語，是阿昌族一個支系使用的語言，使用人數約一百人左右。調查指出，

這些瀕臨消失的語言大多沒有相應的文字，僅僅保留在山歌、傳說等口頭語言形式中，靠口耳相傳。由此可見，語言的消失文字佔了很重要比例。而台灣平埔族語除了新港文字外，大多數的平埔族群只有語言無文字，大部分流傳下來僅僅保留在祝詞、咒語及傳說等口頭語言形式中，靠口耳相傳。

一個民族的文化若沒有文字的記錄，那麼文化很容易會消失或變質。時下台灣的平埔文化正是如此，經過四百年來的演變，不但文化內涵已有所改變，甚至連生活、語言等皆已漢化，除了些許的臉龐外觀外，已很難分出誰是平埔子民了；除此，平埔族人四百年來流浪遷徙，如今的故鄉已不知是第幾個故鄉了。

西拉雅族群除了新港社有文字外，其他族（社）群也只有語言。下列資料為內門鄉溝坪村，水泉農場朱原順先生提供：

平埔族母語之香蕉白話（台語發音）

我【賴語】、你【哩語】、伊【哩依】、你好【哩語老喜】、謝謝【挨喜挨喜】、多謝【嘮弟咧是】、歡迎光臨【鑾興龍銀農跟寧瑩】、（吃）啖【咧舌】、飯【蛋編】、睏【倫勤n】、老爸【老依磊比】、老母【老依力米】、阿姐【依丫累弟】、小弟【溜係累弟】、大兄【賴弟娘哼*】、頭【流提】、目啁【六味溜之】、嘴【疊刺】、手【溜鼠】、腳【啦欺】、八肚【力嘍嘍弟】、聖經【能信龍今】、教會【烙距內熙】、聖詩【能信留詩】、平安【能憑喃恩】、再會【賴姐內熙】、青山原不老【能親難新鑾銀律筆老思】、因雪白頭【鄰恩播系例嘍流提】、憑良心做事，省得拜佛念經【能平龍吟能新老志呂是，冷信烈的賴嘍律嘻念唵龍今】1【率壹】、2【蛋麵】、3【拿生】、4【疊肆】、5【路字】、6【六壹】、7【率柒】、8【淚嘍】、9【啉距】、10【喇集】、11【喇集率壹】、12【喇集蛋麵】、20【利義喇集】、30【拿生喇集】、40【疊肆喇集】、50【路字喇集】、100【率壹啦筆】、千【連清】、萬【喃面】。

五、聚落的重疊

臺灣平埔族土地之生產，自古即屬於共同族產，各戶並沒有屬於私有之土地，平埔族之有私人土地制度，始於滿清據臺道光年間，由統治者制定。又說，明鄭據臺之前，

大傑顛社人已開墾到現高雄縣路竹鄉的大社、下社。當時，鄭成功進入臺灣，降鄭者做順民就地漢化，不降者，先遷明鄭尙鞭長莫及的燕巢鄉尖山一帶開墾。一、二十年後，又感受漢化的壓力，不願接受漢化者，再往田寮、羅漢門、蕃薯寮移動開墾。

歷史上可看到的文字記載，旗山最早的人類活動就是平埔族「大傑顛人」。而東、北方即是魯凱、排灣、布農、鄒族領地，當然旗山也曾是魯凱、排灣、布農、鄒族極西、極南的獵場，活動場所。研究旗山大傑顛人人類史史家，將它歸屬平埔族西拉雅族馬卡道支族。有人說，旗山大傑顛社原居於現高雄縣沿海，後向東拓展，進入沿山，復往內山遷移，以群居生活方式為主。

本鎮約在清康熙末年、雍正年間以後始有漢人逐漸墾拓與定居。其後隸屬之行政建置歷有變遷，大致上旗山、圓潭、溪洲等地隸屬於台灣縣(安平縣)羅漢外門庄，旗尾、手巾寮等地隸屬於鳳山縣港西里(港西上里)。清代有台灣縣全縣戶口之統計，但未見羅漢外門庄的戶口紀錄，且本鎮偏處近山地區，有無編入全縣戶口有待考證。因此本鎮戶口於清代方志僅有平埔族大傑顛社戶口之紀錄。

當年大傑顛社活動範圍，以現在行政區來講大約為：三協里、圓富里、中正里、大林里、上洲里、鯤洲里、大山里、中洲里、南洲里、新光里、中寮里、南勝里等十三個行政區。其中圓富里、中正里為大傑顛社防守的口隘（現地名為六張犁）及圍墾區域。

平埔族在日據時代早期稱為「熟番」。日據時代分布於羅漢外門里或旗山街和平埔族，主要為大傑顛社。溪洲、礮礮坑在清中葉以前元為大傑顛社的主要分布地區，到了日據時代的人口資料顯示，兩地的平埔族人數已經非常少，分布地區不詳，而人數的增減變化迅速。

根據相關文獻記載，內門地方先有從路竹大社地方遷來的馬卡道平埔族大傑顛社（Taburian）所開墾，後來被台南縣境內，因不堪漢人競爭，而遷移至新舊木柵的西拉雅（Siraya）平埔族新港社（Sincan）、大目降社（Tavacan）、人逐出；大目降社（Tavacan）、

麻豆社 (Mattau) 及洪雅 (Hoanya) 平埔族之哆囉囑 (Dorcko) 社人⁷ 遷入猴坪 (今日溝坪地區)。

根據伊能嘉矩⁸的調查，明治三十年 (1897)，大傑顛社族人最後移往至住地的口隘、中隘、尾隘等三庄，就只剩下 75 戶、280 人；又明治四十二年 (1910)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署的調查，高雄縣境內的大傑顛社族人總人口數才只有 2278 人分散於溝坪庄 (內門鄉溝坪、金竹二村 374 人)，萊仔坑庄 (內門鄉永富、永吉、永興三村？人)，圓潭庄 (旗山鎮永和、圓富、大林、中正等里 728 人)，蕃薯寮街 (旗山鎮旗山區 67 人)，(石勞) 磚坑庄 (旗山鎮新光里 74 人)，以及瀾濃庄 (美濃鎮 3 人)。

康熙末年，高雄縣人口壓力也日趨嚴重，於是部分漳州人則由嶺口庄北上，拓墾番薯寮地區，分別建立北勢庄及施里庄，為漢人開發旗山地區的第二波移民潮。因此一個地方的開發，則視該地區與鄰近人口壓力大的地區地理位置比鄰的程度而定，並時常會催促其鄰近地區聚落的形成；又該地區過度開發之後，將會造成該地區的人口壓力，則必須移往鄰近地區，始得予抒解，進而帶動鄰近地區的開發。

六、結論

有關大傑顛社的遷移羅漢內、外門的路線，只初步描述原住地及其遷移的路線，而本論的主要方向討論，為何大傑顛社、西拉雅文化的群體會消失在漢人社會，是否可以透過信仰、文獻找尋他們的足跡，在漢人強大文化背後他們還留下多少文化遺跡。從大傑顛社群相關的古文獻尋找，並在比對當地拓墾情形，勾勒出遷徙的時間與可能路線，以及漢人移墾對大傑顛社群文化的衝擊與關係，試圖對該社群做個初步瞭解。

以文獻資料為輔，實地訪談為主，將有關大傑顛社相關史料分析後，實地訪談在地耆老及人士，對在地相關開墾、移民能進一步瞭解。在這數百年之間發生了何事，造成現今種族融合還是同化，而閩客移民又扮演何種重要腳色。文獻是瞭解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

⁷ 經訪查談水泉農場力村珀先生，得知溝坪地區，靠近河谷地區曾經是哆囉囑族群居住地。

⁸ 參閱伊能嘉矩《台灣踏查日記上、下》及《鳳山縣采訪冊上、下》。

同化的痕跡，文獻除了官方的文獻外，如方志、鎮志、縣志也是考據的重點。而族譜也是一種重要資料來源，可以瞭解北客、六堆及閩南對當地影響。

早期的台灣歷史教育，只著重中國史、世界史，而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台灣史，曾經是人們所禁忌的，更別談平埔族的歷史了。平埔族這個弱勢族群，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母語及傳統文化，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自己是平埔族人，甚至不承認自己就是平埔族人。紛紛改姓漢姓，學習漢人生活習慣，以致於平埔族文化在短時間幾乎消失，已經沒幾個人知道台灣許多漢人身上流著平埔族人的血。

經訪查內門溝平、木柵的居民，大多為力、機、龔、鄂等姓。以當地的地形來說，符合上揭幾章所述，分佈於內門、杉林、南化等丘陵地。而一些祭祀的公廨大多已損毀或改祀漢人的神祇，如土地公為改祀的大多數。

若要找尋大傑顛社、西拉雅族群的足跡，可能更要深入各社區，取得各家庭（族）的族譜去研判方可找出端倪。從文獻上瞭解是不夠，只能從上揭資料中嗅出皮毛而已。還需要長遠時間深入訪談方有所收穫。這些資料所得的結果只是一個初探，大多勾勒出大傑顛族群以及西拉雅族群消失（隱藏）的地方，進一步探訪會有許多的收穫，甚至有人願意提供資料，這都要用深入訪談的方式比較容易獲得。

【參考書目】：

蔡正松編，2006，《旗山鎮誌 第一冊》。高雄：旗山鎮公所。

美濃庄役場，1997，《美濃庄要覽》。美濃鎮編輯委員會。

酒井邦之輔，《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39 年。

酒井邦之輔，《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灣日日新報社，明治 41 年。

寺川喜三郎，《蕃薯寮廳》，株式會社台南新報社，明治 42 年

簡炯仁，《高雄縣旗山地區的開發與族群關係》，高雄縣政府編印，民 93

劉炳文，《美濃簡史記》。美濃鎮編輯委員會。1997

依能嘉矩，《台灣文化志》（上、下冊），第五章防番機關，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王瑛增，《重修鳳山縣志》，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2

蔣毓英，《台灣府志》，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3

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3

盧德嘉 纂輯，《鳳山縣采訪冊上、下》，台灣史料集成，清代台灣方志彙刊第三十三、四冊。2007